

太歲

● 明霽法師

一、前言

太歲，是流傳已久的民間信仰神祇之一。近年來，隨著時代的進步，科技的發展，寺院、廟宇也隨之改善與信眾之間的互動方式。太歲、光明燈的安立，逐漸從自家祭拜、年節的供燈方式，轉變成為到寺廟中祈福、祝願的一種常態。太歲、光明燈的安立，也成為信徒對於新年運勢的精神力量之一。

佛前供燈是長期以來的供養方式之一。電燈泡的發明和使用，讓信眾、寺院得以用安全的方式在佛前供燈，因此光明燈的供燈方式，可說是擴大、普及了信眾在佛前供養、祈福的需求，與傳統在佛前點燭供養的方式可說是立意相同的。但，太歲燈在寺中的供奉、安立，就有些許的爭議，眾說紛云，下文試從經論中將太歲在佛教中的定位整理出來，討論太歲安立的精神意涵。

二、太歲在中國佛教的轉變

「太歲」這名詞，在中國天文學中出現得很早，隨著對天象的觀察逐步準確，古人衍生出對於星象、時間、天文的一套體系，太歲名詞的出現，即是因為古人觀察星象和推算流年、時間發展出來的年支計算代表名稱，再隨著民間對於天地、大自然的崇敬心理，成為民間信仰的神祇之一。

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，以目前較公認的推算時間是在東漢時期，但真正開始融入中國社會的思想開展出不

同的佛教特色，可說是從魏晉南北朝傳譯佛教經典開始，經歷長時間文化的交流與激盪，產生與中國文化社會的「中國佛教」地區性的信仰、精神特色，所以中國佛教的思想本身，就有許多是和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結合在一起的，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宗教思想與本土化的連結重要性。

從佛教每個時期的轉變，也可以看出當代社會的思想、文化的差異，而太歲在佛教論典中，或多或少會看出演變端倪，社會文化思想不停的變化，呈現在對於經、論的記載中也會有所不同。

以下從大藏經所集的論典當中初步的搜尋，以時間脈絡來排序，記載有太歲名詞的略舉下列幾筆：

梁朝，僧佑撰。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五十五冊 No. 2145《出三藏記集》序卷第九：「太歲在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。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錄尚書事大沮渠興國。……請天竺法師曇摩讖譯。此在家菩薩戒……。」

「八吉祥經，宋元嘉二十九年太歲壬辰正月三日。天竺國大乘比丘釋求那跋陀羅，於荊州城內譯出，此經至其月六日竟使。」

梁朝，慧皎撰。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五十冊 No. 2059《高僧傳》序錄卷第十四：「此傳是會稽嘉祥寺慧皎法師所撰，法師學通內外，善講經律，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，並為世軌，又著此高僧傳十三卷，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，少時講說，甲戌年二月捨化。」

隋朝，費長房撰。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四十九冊 No. 2034《歷代三寶紀》第十五：「臣房言：臣聞有功於國史錄其勳，……因綱



歷世佛法緣起，始自姬周莊王甲午佛誕西域，後漢明皇永平丁卯經度東歲，迄今開皇太歲丁巳。歷一千二百七十四載。」

唐朝，體請記。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八十五冊 No. 2776《釋肇序》：「第二明譯時，以弘始八年歲次鶉火者，太歲在午應曰敦[狂-王+羊]，月在午方云鶉火，此以月號命年故也。」

唐朝，道宣撰。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五十五冊 No. 2149《大唐內典錄》卷第三：「時正當晉義熙元年，顯還汎海達到楊都，於道場寺譯經戒論。……計從義熙元年太歲乙巳，至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，便成一千六百八十一載矣。」

宋，從義撰。卍新纂續藏經 第二十冊 No. 360《金光明經文句新記》卷第二：「春官又云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，（注云：歲謂太歲，歲星與日同次之日斗所建之辰也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，太歲為陰左行於地，十二歲而少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，太歲所在歲星所居，春秋傳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。）」

宋，志盤謹撰。明祿宏重訂。新纂續藏經 第七十四冊 No. 1497《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》卷第三：「一心奉請，十方法界，四空四禪，六欲諸天，日月星天……二十八宿，十二宮辰太歲星君，國主元命，生靈所屬，施家各人本命星君……。」

明，廣莫直解。卍新纂續藏經 第十四冊 No. 298《楞嚴經直解》卷第七：「五是空居陰陽時令之主，陰陽則攝風雨雲雷等各有所主故，……，年歲即六十甲子太歲等也，巡官即晝夜遊神及主

記善惡者故名巡官，此皆隸於四天王者……。」

明，禪修撰。卍新纂續藏經 第七十四冊 No. 1478《依楞嚴究竟事懺》卷上：「懺除運限命宮，讎星凶曜，五行剋伐，衰病死墓，年殺月災，時日刑沖，官符疾厄，太歲陰府，災退空亡……。」

清，儀潤說義。清，妙永校閱。新纂續藏經 第六十三冊 No. 1244《百丈清規證義記》卷第二：「(右十九)天干地支，六十太歲，十二宮神，諸大星君。(右二十)值年太歲，本命宮曹，業道冥官，一切星君。」

從以上所略舉的論典記錄，可以初步明顯的看出太歲一詞在每個朝代有不同的意義，魏晉至唐朝時期，太歲多用於記錄年支，而沒有神祇的色彩，論典中祖師們論及星辰日月等神祇時，還是以二十八星宿等為主，但宋朝以後，慢慢的就開始出現了太歲神祇化的觀點。在佛教的懺釋、齋天儀則當中，太歲已然成為在護法神祇當中的必然名序，雖然上列所搜羅到的資料並不是相當全面，但從祖師註釋的角度或齋戒供天等方式的不同，大概粗略的了解到太歲的轉變確實是在宋代以後，社會文化的不同導致宗教思想的變異從此可以得知。

三、太歲在佛教中護法神祇中應如何看待

太歲從宋朝之後的論、懺當中，被歸為神祇之一，佛教徒在修法、禮懺中，仍然需存禮敬之意，這樣與民間宗教的信仰，又有何不同？

佛教雖以成就佛道的修行導向為指標，但對於護法神祇、鬼神等也應存恭敬平等的護念之心，讓護法鬼神眾等都能夠以歡喜心，護持修行當中的佛弟子，所以在大乘經典中佛也常提及這些護法諸天神眾



是如何發心擁護修行的人。不同的是，修行者並非將神祇視為精神依歸，供養、禮敬諸天鬼神眾，是與神祇們一同導向於共成佛道的同理之心，與一般民間信仰希求仰仗鬼神的護佑不同，太歲的安立與否，也應當用這樣的角度思惟。六道輪迴相續不斷，神祇的化現萬千，細究其本質，神識實虛與否，如緣木求魚一般，以修行正念的心，自然能感召護法神眾的歡喜護持之心，化厄為福。

四、太歲燈與台灣佛教的聯結

如前文所言，點燈供佛的供養方式在佛教早已行之有年，隨著時代的科技結合，供燈的方式也不再受限於油燈、蠟燭等，各式各樣的燈樣陸續出現在寺院的佛殿中。最先為了能夠滿足信眾都能在佛前供燈的需求，千佛牆、光明燈、水晶燈等皆因應而生，免去了燈燭高溫且容易造成災害的困擾，也能讓信眾藉由供燈的祈福方式達到精神上的寄託。

太歲燈的供奉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，是隨著經濟的興盛而發展出來的，尤其以近二、三十年來更被宮、廟等民間信仰的廟方廣為推廣。台灣民間宗教信仰隨著人民的思想開放，也發展出許多本土化的信仰方式，許多從大陸移台的神祇信仰，在台灣隨著時間、思想、人文氣息的不同，供養的方式也與原鄉不再相同，太歲燈的供養方式轉變也是其中之一。

最先，安太歲是由民間家家戶戶各自安立的，寫上各人的當值太歲星君名號，安置於家中，避免與太歲相沖帶來的不安與不幸，隨著寺院的供燈方式改革，也慢慢的逐漸轉型成為到寺中供奉、安立的形式。這當中除了科技的進化，也和經濟發展和社會、家庭型態不同，思想、教育的方向開放，人們對信仰的思考角度也日異月新，家中安放神位，在小家庭的社會生活型態中已不多見，但宗教信仰的精神寄託仍是人們所

需的。因此改由到寺院、廟宇當中安放太歲的方式成為個人、家庭祈福較佳的方式之一。太歲燈在佛教寺院中並不普及，較常見的以光明燈、萬佛燈等為主，值得去注意的是多數安放太歲燈的寺院，是由齋教沿襲及改革而來、而成的佛教道場，或是新建不久的寺院，這兩者或多或少都是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所及，而開放讓信眾安立太歲燈祈安。安立太歲燈最為普及化的，應當還是以台灣宗教民間信仰的宮、廟為主，並不能和佛教點燈供佛的祈福方式完全畫上等號。光明燈為個人祝願、祈福為主，不帶有與神祇、護法的連結關係，而太歲燈卻是專有所指，以供養安立為避厄解難為主。兩者雖皆以供燈為意，又有意義上的別異，是台灣佛教與民間宗教的思想、文化結合出來的信仰方式之一，都是為了安立信眾的精神寄託，所開立的方便法門了。

五、結 論

就安奉太歲等祈安的演繹過程，我們可以得知，信眾對於消災等祈福法會的重視。目前台灣佛教的現況約有二種，其一是民間佛教的信仰，寺院的修行方式不全然以出家人為主，大部分是以信仰為主的香火道場，寺方禮請僧人或道士誦經拜懺，提供許多信眾的需求，已然形成結合民間信仰的道場。如台北龍山寺，供奉觀世音菩薩，但寺廟也有供奉道教神靈，因此結合不同的法會，如點燈或安太歲儀式。其二是傳統佛教，由出家人管理的寺廟，寺院是以出家修行為主的道場，雖然也舉辦法會，是以結合修行為主的法門，雖有點燈供佛，但沒有推動安奉太歲的儀式，頂多是以光明燈、平安燈等為主的法會儀式。

由此得知，佛教的修行道場，為了安立信眾的精神寄託，僧團以正念知見，導引信眾修福修慧，善解因緣，於做人處事心安理得，這種種善因得善報的因果觀念，所開立的方便法門。◎